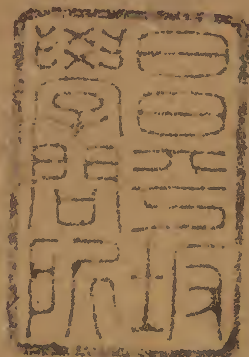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四百七十二之三

百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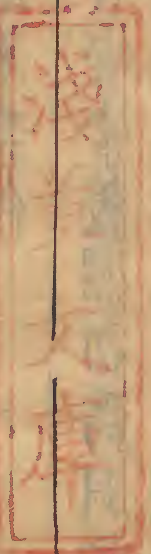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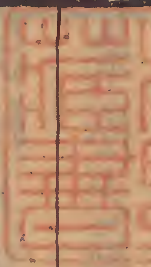
三〇〇	一七	五三四五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三五	三〇〇	五三四五	漢書
函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142)
函號	365 6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五

奏議第一

宋鄭鮮之初仕晉安帝為御史中丞時制長吏以父
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
因此上議曰夫事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
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為永制者也當

冊府元龜 臺省部

卷之四百二十一

以去官之人或容詭托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包寡而不以寡違衆况房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以爲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年生故杜其欲速之心以申考績之實卽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其此爲大謂宜從奪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沒者墳墓推毀及疾病族屬轉去並不禁錮

裴松之晉安帝義熙初爲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明示後昆自作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勲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鑄勒非斯族也則幾乎潛賈矣俗弊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弊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秀於

來葉餘是竝斷

孔琳之晉義熙中爲尚書左丞詔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材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於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

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卽印載籍未聞其說准例自垂其准而終年刻鑄乖功消實金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人多官印少又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禪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稱習生嘗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錄卒革必駭然苟無害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尊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須

以遊費實爲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罄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旣貴蠶業者滋雖勤勵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絲昔事故之前軍器止用鎧而已至於襖袍襦襜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或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惟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

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兼寢卧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繇於斯私服爲之艱匱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御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用仗不煩鎧襖用之旣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是期而此風未革所其不過一味而陳必於方丈適口之外皆爲悅目之費富者以之自矜貧者爲之殫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

不日而流

何承天爲御史中丞宋文帝元嘉九年魏軍侵邊太祖訪羣臣威戎禦遠之略承天上表曰伏見北蕃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監矜此黎元博建羣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猥狃告難爰自上古周室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海揚旆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輸負海崇及舟車凶狡倔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爲念大宋啟祚光耀靈武

懷德畏威用自納款陛下統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間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悖違信約深溝讐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乃淺末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引羣慮研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未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推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絲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若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

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
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
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
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
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
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
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名總率虎
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
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爲左袵
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襁負歸國先

後相尋虜旣不能較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
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名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
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
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
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
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
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
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
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
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浹濡澗之

戍家停羨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
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租中此皆前代之殷
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
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雖時有古今
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
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
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其號令
俎豆訓其廉恥懸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
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寄揚旌
雲朔風捲河冀電掃嵩恒燕孤折郤代馬摧足秦首

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
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
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筭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
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菴
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
皮以騁馳爲儀容以遊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官
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宿維其營性勝
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波且今春踰
濟旣獲其利乘勝忸怩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
死焱騎蟻聚輕兵烏集竝殘禾稼焚蕪閭井雖遣將

多累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
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
繁孰若因民所居竝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
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日移遠就近以實內地
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家此寇之資
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正昌北海諸郡太山
以南南至下邳左沃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
大嶼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閭於圖始無虜
之時嘉生咨怨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曉示安危居
以樂土宜其歌忭就路視遷如歸二日浚復城隍以

增阻防舊秋冬歛民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
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治粗
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
之間伍納稼築塲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
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
下二千其餘羸弱又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
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日募悍車牛以飾
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輛叅合
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
干旣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

發信宿可聚四日計丁課伏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三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絲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斡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竝修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林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繇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能申威定霸行共志業非苟任強實繇有數梁用走率其邦自滅

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謀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材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繇習親藝因事著畫戰見貌足以相識夜戰聞聲足以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

修復今不謂頗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
閭街墉壑存者因而葺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
禦彼輕兵防遏遊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
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道而率
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實田蠶之民兼千城之用千
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
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
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箠利鐵旣不都斷
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任理應消壞謂宜申明
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

懲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
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缺亡刃及私爲竊
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
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
利其埭過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
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
亦懲敵之要也

袁淑爲御史中丞元嘉二十六年元魏南侵遂至瓜
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曰臣聞函車之
獸離山必斃絕波之鱗宕流則枯竭寇遺醜趣致畿

旬蟻萃螽集聞已崩殢天險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
戢其圖盛晉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
來臨本無怯於能濟乃者燹定攜遠阻違授律絲將
有弛拙故士少闕志圍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
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怠戰楚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
是繇繙整寡襄戎昭多昧遂使潞子入患伊川來擾
紛於姬風泯毒禹績騰書有涓陰之迫懸烽均咸陽
之警然而切揣虛實匿迹先彰按索能否詭伏旣顯
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譖駭東西分逼捨陵行之
習競滿沙之利今虹見萍生上膏脉動津陸陷溢疢

禍游興芻橐已單米粟莫係水寓衿帶進必傾損級
江右寬繕淮內竊謂隕河溢宿固退亦墜滅所謂栖
鳥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拯拒闕城舊
史爲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况
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殲夷山淵反覆
草木塗地今兵賦千乘井竿萬集肩摩倍於長安帷
袂百於臨淄什一而藉實憐民願履畝以稅旣協農
和戶競戰心人含銳志皆欲贏糧請奮釋縛棄城謂
宜懸金銷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招摧決之將舉
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皇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以相

奏議二
爵俄而昭才賀闕異能間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
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
家之甚諱咸畜憤矣僉策戰矣稱願影從謠言縉命
宜選敢悍數千驚行潛掩偃旗果甲鉗馬銜枚檜動
而起晨歷未障旌謀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
不及起無不禽鍛獸讐永解霧散掃洗噍顛漂鹵浮
山如有决且漏網遂巢逗穴命淮汝戈船遏其還逕
究部勁卒梗其歸塗必剪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
不反戰鞋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武士繕力緹組接
陰鞞柝連響若其僞遁羸張出沒無際楚言漢茹顯

默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實負塞殘孽阻山燼
黨收險竊命憑城借一則當因威席捲承機芟剝泗
汴秀土星流電燭徐阜巖兵雨湊雲集驟亂桑溪之
北搖潰瀚海以南絕其本根勿使能植銜索之枯幾
何不蠹是猶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大風之舞輕籜
杲日之拂浮霜旣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吊網悲之鬼
然後天行樞運焱舉煙升青蓋西巡翠華經啟州野
蕩滌舉無遺策俾高闕再勒燕然復銘方乃奠山沉
河創禮輯策闡耀炎昊之遺則貫軼商夏之舊文今
衆賈拳勇而將術踈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邑

無驚赴之急家綏餽戰之勤闕閤訓之禮簡叅屬之飾且亦薦採之法庸未旣歟若乃邦造里選權論深切窮澤盡幽漸帶尋遠設有沉明能昭俊偉自宣誠感泉雨勇通金石氣懾飛賁知窮莛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益損之宜能睽合民心愚獻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說宸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其班祿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狠內外侮棄始附之衆分散

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携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涑澤故俗典纏纓綏翦焉幽播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痿人思步動傷過會功終易感劫晉在於善覘全鄭實荷良謀多縱反問汨惑心耳發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衝其猜伏拂其嫌嗜啗以連率之貴餌以折壤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辨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巖邑易傾心鬲土分枝榦瓦裂故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應廣齊圍反駕趙養還君盡輿訟之道畢能事之效臣幸得出內又音納暑禁游息明代澤與身泰思隨年行無以逢迓昌運

潤餽鴻法今塗有遺鏃蠶未息鋒敢思涼識少酬閔
施但坐幕旣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切觀都護之邊
論屬國之兵謀終晁之抗辭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經
之策猶闕上竿燭邪之敬裁收下策自恥揣水智不
綜微敢露昧見無會昭採

何尙之孝武卽位爲尙書令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
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爲宜在巴陵尙之議曰夏口
在荊州之中正對沔口通接梁雍實爲津要絲來舊
鎮故根基未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
爲一州鎮在夏口旣有劍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

荊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竝
爲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
密邇旣分湘中反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
爲允帝從其議荆楊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楊
州爲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竝分欲以削臣下之
權而荆楊竝因此虛耗尙之建言復合二州帝不許
何偃孝武卽位爲侍中時責百官讜言偃以爲宜重
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
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仕

謝莊孝武初爲侍中時魏人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

議莊議曰臣愚以爲獯儵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無名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疆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修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畧不足則閉關何爲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交易爽議旣應深杜和約詭論尤宜固絕臣庸管多蔽豈識國儀恩誘降建敢不披盡莊又以搜才路狹乃上表曰臣聞功炤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隣國豈徒祕璧之貴故詩稱殄悴誓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已伏惟陛下膺慶集圖締寓開縣召爽選政曷旦諷風採

言廝輿觀謠文遠斯實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披所漸治亂之繇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典以則哲爲難進選之軌旣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恣濫奚取九成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才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賢野無滯噐其可得乎昔公叔與俱同升

管仲取臣於盜趙文非親士疎嗣初奚豈諂讐比子
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
薦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
而已捐秦相曰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勃進陳湯
而坐以褫爵此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彛鑒如臣愚
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銖用若任
得其才據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
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
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
安實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

或就加恩秩或入崇暉寵今蒞民之職自非公私必
應代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墮退得民不
勤擾如此則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
風載泰撫薪之譎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
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懼氛常典有詔莊表
如此可付外詳議莊後以疾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
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臣聞明慎用刑式存姬典哀
矜折獄實暉呂命罪疑從輕旣前王之格範寧失弗
經亦烈聖之常訓用能化致升平道臻恭已逮漢文
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悟深文之吏立鞠訊

之法當是時也號稱刑清陛下踐位親臨聽訟億兆相賀以爲無冤民矣而比囹圄未虛頌聲尚缺臣竊謂五聽之慈弗宣於宰政三省之澤未洽於民謠頃年軍旅餘弊劫掠猶繁監司討獲多非其實或規免身咎不慮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鐵鎖之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開莫不及罪是則一人罰謬坐者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頌孝婦冤戮東海誓陽此皆符變靈祇精感景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詳察其理實竝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

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寃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辦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啟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庶鬻棺之嗙輟嘆於終古兩造之察流詠於方今臣學闇申韓才寡治術輕陳庸管懼乖國憲

張永孝武時爲尚書左丞時將士休假年間三番紛紜道路永建議曰臣聞開兵從據前王以之兼隙耕戰遽勞先代以之經遠當今化寧萬里文同九服捐

金走驥於焉自始伏見將士休假多蒙三番程會既促裝赴在早故一歲之間四馳遙路或失遽春耜或違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儲家闕舊粟考定利害宜加詳改愚謂交代之限以一年爲制使主上之念勞未及積遊農之望收功歲成則王度無騫民業期植矣從之

南齊虞玩之仕宋後廢帝時爲尚書右丞表陳時事曰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充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戍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益爲寡薄天府

所資唯是淮海民荒財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弘費四信元嘉二衛臺坊之民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陶埴瓦雙遺勅令給賜悉仰交市尚書省閣日就傾隳第宅府署太多穿毀視不遑救知不服及尋所入定調用恤不周旣無儲畜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於今日昔歲奉勅課以楊徐衆逋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萬布絹五萬疋雜物在外賴此相贍故得推移卽今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深懼供奉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官騫祿府署謝雕麗之器土木停緹紫之容國戚無

以贍勲舊無以給如愚管所慮不周歲矣經國遠謀
臣所不敢言朝夕祇勤心在於匪懈起伏振遠事屬
歸聞伏願陛下留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之
諄施必行之典則氓隸齊歡高卑同泰帝優詔答之
王儉高帝時爲散騎常侍及帝遺詔以褚淵錄尚書
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儉議以爲
見居本官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
來三公王侯則優策竝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
褒美策者庶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
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

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卽事緣情不
容均之允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旣異王侯不假優
文從之

王僧虔建元二年爲左光祿大夫侍中丹陽尹郡縣
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
而實行寃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
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
治下囚必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
人省視然後處治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帝納其
言

王慈武帝時爲侍中領部兵校尉慈以朝廷諱謗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篆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置榜先諱懸路義非綿古事啟中世宗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秩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况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黃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卽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尙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慚

隱今扁禁嶽遂動延葆蓋若使鑿駕停覽以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彪簡冊無益於匪躬直日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啟皇齊之孝則詔付外羣議博士李撫議據周禮允有新令必奮以驚衆乃退以憲及于王宮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儻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撫取證明之文儻之卽情惟允真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自國

實為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縉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明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必明故以不明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罷行已久謂宜式尊

無所創革慈議不行

諱榜謂朝堂置榜書國廟諱令人避之

王融為中書郎武帝討雍州刺史王奐融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曾不撫躬歎惜以為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食小惠叅國士之盼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

過趨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竝升而宴安娛罷之晨優遊肝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為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羣臣悉力以從制逆上而御下詔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城之人皆相為敵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鶉困獸斯驚終竝懸於厨鹿而母后內難糧食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籍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河如反掌凌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技若蒙垂許乞隸防衛臣

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
且有功仰酬知人之哲

梁賀琛武帝時爲散騎常侍是時任職者緣飾奸諂
深害時政琛啟陳事條封奏大略其一事曰今北邊
稽顙政是生聚訓練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
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
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
下寄守牧所以皆向貪殘罕有廉者良繇風俗侈靡
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尙清白安可得耶今誠
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彫飾紀奏浮華使衆

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三事曰斗
筭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
爲能以繩逐爲務長惡增奸實繇於此今誠願責其
公平之効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
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
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
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
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不
納

陳袁樞爲都官尙書高祖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留

太守錢藏生子岳主及岳竝卒於梁高祖受命唯公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王客請詳議欲加藏駙馬都尉并贈岳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尙主自斯已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繇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云駙馬奉車趣得一號齊職儀曰九尙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而爲准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奄而酌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旣無禮數何須駙

馬之授案杜預尙晉宣第二女高陸公主晉武踐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旣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受今宜追贈亭侯時以樞議爲長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臺省部

卷之四百七十一

二十三

册府元龜 奏議二 卷之四十七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六

奏議第三

後魏崔玄伯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樞要草創制度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崇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裔人

册府元龜 宰省部

卷之四十七

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義也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滅彊楚故遂以漢爲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漢之土逮於陛下應運龍飛雖號舊邦受命惟新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明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道武從之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

劉潔太武時爲尙書令時南州大水百姓阻饑潔奏曰臣聞天地至公故萬物咸育帝王無私而黎民戴賴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紹重光之緒恢隆大業育濟羣生威之所振無思不服澤之所振無遠不懷太平之治於是而在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贊神明所在尅殄方難旣平皆蒙酬錫勲高者受爵功卑者獲賞寵賜優崇有過古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以東偏遇水害頻年不收就食他所臣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應加哀矜以鴻覆育今南權強寇西販醜虜四海晏如人神協暢若與兆民同享其福則惠感和氣蒼生悅樂矣大武從之於是復天下一歲租

賦

源賀爲給事中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臣聞人所貴者莫貴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大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其盡恕權其輕重有加矜恤今寇賊未殄鹽場須防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再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思以仰答將違闕庭預增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文成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

韓秀獻文踐祚爲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孝文延典中尚書奏以燉煌一鎮界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僉以爲然秀獨謂非便曰此蹙國之事非闕土之宜愚謂燉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鄰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爲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退保一方之城聚進塞四夷之窺同若徒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從脫引寇內侵深爲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乃千餘里捨遠就近邊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協契侵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

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
程駿爲中書令獻文神主遷於太廟有司奏舊事廟
中執事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
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
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
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
宗廟而獲賞於壇土徒見晉鄭之復以夾輔爲至勳
異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周漢旣無文於遠代魏晉
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
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

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
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爲
喪世之軌乎垂衆之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
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准古典安可依附暫
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疋

李冲爲內秘書令南都給事中舊無二長唯立宗主
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家方爲一戶冲以三正治
治所繇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
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義秘書令高祐等
曰冲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

難行義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者益減稱方今有事之月按比民戶親舊未分民心勞怨請過令至冬閒月徐乃遣使於事為宜冲曰民者冥也可使錄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之立長按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必心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易險易不同九品著條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分包蔭之戶可出僮倖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唯以變法為難更無異議立三長公私便之

陳建孝文時為尚書右僕射加侍中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北部尚書平原王陸叡密表曰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贊初興勲過蜀漢誓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皆藉先寵遂苟今任彼已之譏播於羣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勵顧省駑鈍終無云益然飲冰驚寐實懷慙負至於願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橫噬馬戲南據奄有荆楚及



桓劉跋扈禍難相繼岱宗隔望秩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髻斷龍飛道光率土干戚暫舞淮海偃風車書既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昶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力運響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裔宜乘之會運中今日如合聖聽乞速施行脫忤天心願存臣表徐觀後

驗賞罰隨焉帝嘉之

韓顯宗太和初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日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雜京宜速成省方則徭役可簡并功則雜京易就徃冬輿駕停鄴是閒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劇聖鑒矜殷優旨慤懃爵浹高年賚周鰥寡雖賑貸普霑今猶愍雨來夏菜色况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欵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徃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斃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

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厲疾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
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維
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拆之歎維京可以
時就遷者僉爾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
美亂王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
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作隆泰今維陽基趾魏明
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
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
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
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

還維陽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
猶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闈闔
之內者豈以爲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
行尚恐銜檠之或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
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
法音目玩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晷昃而食夜分
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
雖獻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齋神養性願無疆
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知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
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

天下責成惟冕旒垂纒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有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之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所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自墜於皂隸矣是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

以世無周召使廢宰相而不致哉但當按其寸長銖重者卽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天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以刑法爲蓋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恥而莫敢犯也有生隧行人得僥倖則終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繇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麗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各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

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錄於此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勅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雒鎬京又補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業西京尚置京尹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土中稽古復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出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土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幾置尹一如故事

崇本重舊以光萬乘又曰伏見雒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辱則衣冠倫於斯濫之邑臧獲騰于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志專而業定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荆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則庶士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齠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可異

處之明驗也故孔父里仁之美孟母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令今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與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官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別伎作官途得與膏梁華望接闊連薨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從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闕甚美又曰自南偽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先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

其數甚重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里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署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也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候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賴無限自此以來亦為大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可賞勸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勸為善不可



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誼罵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之帝善之高閻為尚書中書監太和十四年秋閻上表曰奉祭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已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慮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于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啟聖哲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獻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

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脩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軌置隣黨以穆之究庶官之窮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士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為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臨在下休咎之徵繇人名致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倫彞敦休瑞竝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



臻罰以五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于天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愍勲引過事邁前王徒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理綏之以利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預虞不備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切以比鐘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徃

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倉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益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糶以消其費清其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險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役使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勅外牧又一夫幽在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卽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

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
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
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
勅有司依此施行
邢巒爲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初奏曰臣聞昔者明
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粟帛乃安國
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
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綺絲
至乃以紙絹爲帳宸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
百姓以憂矜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

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
之初承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番貢繼
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貨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
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
恐無以支歲自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從之

源懷宣武景明中爲尚書左僕射時有詔以姦吏犯
罪每多逃遁因肯乃出竝釋然自今以後犯罪不問
輕重而藏竄者遠流若永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
謹按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思異於前宥
諸流徒在路尚蒙旋反况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按守

字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旣優尙有茲失及蒙恩宥卒
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識謂宜
寬之書奏門下以成式旣班駁奏不許懷重奏曰臣
以爲法貴經通法尙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羅網罪人
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刑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
今之達政救世之常規伏尋條制勲品以下罪發逃
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仰給姦途匪爲通式謹
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以上人皆貞白
也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遇恩免
罪以勲品以下獨乖斯例如此則寬從上流法切下

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經恩尙免吏犯
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坐之路致壅進
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以爲宜停書奏帝納之
盧昶爲散騎宮侍兼尙書時雒陽縣獲白鼠昶奏曰
謹按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
人民嗟怨則白鼠至臣聞禎不虛見德合乃降妖不
妄出咎彰則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祇
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炳戒比者災氣
作沴嘗虧法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其哀
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

堯天進忠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古伏讀明旨俯觀徵
譴敢布庸瞽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
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
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
息鍾離儀陽師旅相繼兼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
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
運又戰不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八細役煩
催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遙畛田
蕪罕耕連村接閉蠶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責水豪
強恃私而逼掠遂令鬻短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

而充一朝之急此繇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闕黃霸
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止思所以潤屋
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
歲法官按驗多推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誡然後命
使覆許公違憲典或承風挾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
賂輒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
白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
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
陛下乘轍詰之鑿察妖災之起廷對公卿廣宣庶政
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

則九官勿戒而營敬百縣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
有望矣詔曰朕纂承鴻緒伏膺寶曆思靖八方惠康
四海當必世之期麟鳳不降屬勝殘之會白鼠告咎
萬邦有罪實唯朕躬尚書敷納獻替是寄讜言有聞
朕實嘉美

袁翻爲尚書殿中郎正始中議選邊戍事翻建議曰
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
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
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古今取

爲盛德自皇上以獻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
霑春露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卽序連城請面比屋居
仁懸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今日然荆揚
之收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北
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當卽用或植稔德
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
殘忍之法廣開戍羅多置率領或用其左右婚親或
受其貨財講囑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歛
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疆敵卽爲奴虜如
有執獲奪爲已富其羸弱老小輩微解金鐵之工少

闕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
高山芸草平陸販質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
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
其工節其食經久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
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
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蟻
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繇邊任
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
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
庸可已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楊徐豫梁益諸番及所

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
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
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歡心不營私
潤專循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人以時褒資
勵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
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憚日富經略無聞人
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卽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
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
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旣審沮勸亦明邊患永
清譏議攸息矣

游肇爲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
稷首以都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
雖奔救是常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
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鴨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
不可居郁州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連口六里雖
尅尙不可守况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
近要去北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之衆其藝旣殊
不可敵也災險之年百姓饑弊死者亦復不少其何
以居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資糧運取濟無所唯
見其損未覩其益且親附之民復化猶近特須安帖
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
則擾動脫爾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
使大損宣武竝不納

任城王澄爲尙書令正始之末詔百司竝升一級而
執事不達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孝明初澄奏曰
竊惟雲構鬱起澤及百司宜春望榮內外同慶至於
賞陟不及守宰爾來十年寃詞不絕封回自鉅遠安
州入爲太尉長史元康自征虜營州入爲高鄉二人
遷授竝在先詔應蒙之埋備在於斯兼州佐停從之
徒部臣郡丞之例尙蒙天澤下降榮及當時然叅佐

之未皆因府主不霑佐官獨預棄本賞未恩謂未允
人計刺史守宰之官請准回康悉同汎限上允初旨
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心詔曰自今以後內外
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聞澄奏曰臣聞堯懸諫諍
之鼓舜置誹謗之木皆所以廣耳目於芻蕘達四聰
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於九帝
重光疊照滂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常體思過如渴
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朝邁蹤三五高祖冲年纂曆
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爲違典及慈聖臨朝母儀寓
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枉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屬

者希曲炤於天下乃格以先朝限以一判期誠奉遵
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於謙挹有乖舊典謹尋
抱枉求直或至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千里
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
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大則起防川之論小則
通鄉校之言言壅敗國矧伊陳屈而可仰以先朝且
先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獨僻空文致
法以誤視聽如此冤塞彌在可哀與其濫申寧失不
經乞收今旨還依前詔詔曰省奏深見毗篤之情三
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何必詮改必請虛文旨

理存可申者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又前來尚書文簿諸曹須則出備時公車署以理冤事重奏請直案澄執奏以尚書政本時宜遠慎故凡所奏閣道通之蓋以秘要之地防其宣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善寫事意以付公車詔從之又御史中尉東平王遙奏請取景明元年已來內外考簿吏部尚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一案按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繇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厝省事也所致蕭曹爲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爲先使在位羣官慕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建延昌之始方知黜陟五品已上引之朝堂親決聖目六品已下例繇勅判自世宗晏駕太宥三品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極以臣愚見謂爲不可又是尚書職分樞

納所憂昔魏明帝卒至尙書門陳矯抗辭帝慙而返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迴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爲達治歷代用爲美談但各宜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已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空於胄勳妄考皆有處分若二處有風謠卽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外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伏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甚重也靈太后納之乃止

孫紹爲門下錄事與常景等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肇啟無窮必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三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拔之軌領護分事之職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

不平申滯理冤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托養散在人間或忘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伏疆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遂樂諸州應留諸戶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

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久成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戎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常隨污隆以收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污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窺圖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卽帝王之身也公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

罰之要則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擬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主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隆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是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不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畧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

元暉孝明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實委守收之官得其人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興威濫之刑且蹙往爾還理不委悉從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入坐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否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卽加褒陟若治績無効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又表以御史之職鷹鷂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官經事忠

良平慎者爲之詔付外依此施行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康共決門下大事暉又尙書論政要其一口御史之職務在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日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畧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銳爲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以其國之基本饑荒多年戶口流散豈於境上兵復徵發卽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自征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勅邊將自

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授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日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其隱藏出縮老小妾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已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撿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

源子恭爲尙書北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梁亡人許周自稱給事黃門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許團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云亡蕭衍黃門侍郎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官屢冒

讓辭貽彼赫怒遂被出爲齊康郡因爾歸國願畢志
嵩嶺比加採訪畧無登明尋其表狀又復莫落案牒
推理實有所疑何者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
况辭祿漢帝曲成其美斯實古先詰王名必有不臣
之人者也蕭衍雖復崎嶇江右竊號一隅至於處物
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祿而苟不聽之哉推察情理
此則孟浪假蕭衍昏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未爲死
急何宜輕去生養之事長辭父母之邦乎言不好榮
官志願嵩嶺者初留之日卽應杖策尋山負袂泂水
而乃廣尋知己遍造知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官之志

安在昔梁鴻去鄉終於吳會逢萌浮海遠客遼東並
全志養性逍遙而已考之事實何其懸哉又其履歷
清華名位高達計其蒙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何其
孤迥設使當時念遽不得携將及其來後家貧產業
應見薄歛尊卑口累亦當從法而周兄弟然嘗無蹙
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應是衍故遣非同
投化推究二三真偽難辨請下徐楊二州密訪必令
獲實不盈數句玉石可覩於是詔推訪周果以罪歸
闕便假職位如子恭所疑

蕭寶寅爲尚書左僕射正光四年上表曰臣聞堯典

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
條流抑亦可以知矣大較在於官人用財審於所蒞
練迹較名驗於虛實豈有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
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
事彰於臺閣則實賞罰之途差有商准用舍之宜非
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
之請馳驚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
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
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誠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
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

之譽仁義之號出處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
授日爾諸讓稱愈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
北以來官內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
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
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
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
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名廢絕或
具僚離索或同事彫零雖當時文簿紀其殿最日久
月深散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
穢數千累年之後方思追訪齊立其考第無不苟相

悅附共爲唇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
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下夫復何論
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
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
六載爲程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
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左無
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斲朝及其考
日更得四年爲限是一絕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
遽任而遷遺之路至難此其散位虛名而陞陟之方
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
公卿大夫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
雖文質異時污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
以賞罰之柄常自持也至乃周之鬻鬻五叔無官漢
之察察能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愛誠以賞罰一
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斲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
慇懃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
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
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
是巧詐萌生僞辨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

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若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察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合官府各正所同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唯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宥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繆卽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

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興廢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冒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彛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撓弊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熾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

定時梁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嘗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嘗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孰無父况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醜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心可知矣

皇朝綿塞累葉思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趨賁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列藁銜于伊雒集華裔其如歸披髮鑿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欵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樓會稽賴宰嚭以獲立漢困彭城實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卽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况徵君忽父狼子野心旣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鏡自天欽光纂曆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遙復報

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俶受笑於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朝臣待之尤薄歲餘還叛

張普惠爲尙書右丞詔訪冤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疆大分王罪犯蹙邑者蓋有

之矣未聞父老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典者也故尙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寃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勲親懷屈幽顯同寃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先旨格窮其事世變滅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辭豈得混一罔分遠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宁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

蕃食是乃太和之恩旨初封之倫級勲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令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之旨乃爲所貢所食爾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准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親與得足充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霽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尙

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爲尙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末恤嫡封則賦祿無窮枝庶則屬絕內貶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尙日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寃七廟

之孫竝訟其初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謂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謀遠循百代像賢之誥退繇九代進從九義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尅慎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竝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今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竝應依所之食

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爾親恤所褒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必以功立尊賢以司民其可不慎乎親親以睦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日判爲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斯懼畏之如雷電敬之如神明是以天子加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皂寧有獄牧二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

而不可豫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
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
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
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
庭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爲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
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
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
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
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竝蒙汎與否乖違勤舊
彌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與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
奏奪收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之考汎前
者八年一階致令不一寃訟惟慎與而復奪其本在
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所繇生公
聽者無辭以抑其言疇陪所繇起夫琴瑟不調弛而
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堯典曰克明峻德呂刑曰何澤非人周官官弗
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
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
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

遠遵正始元旨近准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
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
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
可無一日考守宰之汎旣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
同霑溥澤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興於太和再周之
陟通於景明開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
考則三年朝官旣祿等平曹更周四乃陟考祿參差
各稱其枉且一日于役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
斷重於陪臣常尚若通於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

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映求賢猶有
所失况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
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儔居德書曰舉能
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同道所以佑
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寃訟寤寐惟省
謂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

辛雄孝昌末爲尚書右丞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
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旣設擇賢而行之
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
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

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
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無念聿脩官人有道
萬里清謐陛下勤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
甦憇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
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
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
之人以簡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糾
筭以共治之重託傾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
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
謬歛箕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

法懸而不用自比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恨哉
蓋繇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嘗今天下
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
而九白骨不收孤寡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
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
簡置以康治道但郡縣選舉繇來頗輕貴游雋才莫
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請
中等爲第二請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如盡才望
如不可竝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意無銓革三載
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

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強暴自
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
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
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暫留天心較其利害則臣
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
金城尅復畧觀古今風俗遷訛無不任賢以相化革
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
民便恐無日書奏不行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七

奏議第四

北齊高隆之初仕魏為尚書右僕射自孝明孝昌之
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
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

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嘗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羣小謹囂隆之懼止王紘後主時爲散騎嘗侍武平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羣官共議禦捍封疆輔相請出討擊紘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與兵黷武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大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虛僞陳而已錄尚書事

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

後周蘇綽爲度支尚書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疆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其治天下者唯良守宰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理民之體先當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

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民也是以理民之本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淨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理民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

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嘗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繇所化也然世道凋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

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大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壘壘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然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

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繇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占之聖主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繇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勅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

今就川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
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
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
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
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
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
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
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
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
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

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
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
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鷄豚以備生生之資
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
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
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則百祿是求如
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
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
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至列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
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令刺史縣令悉

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竝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未曹小吏唯試刀筆竝不問志行尺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命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以充椽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

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况於公卿之胄乎繇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民若人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奸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爲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王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

后土嘗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

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寧生之扣角官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才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事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求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

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
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
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
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繇在於官之
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况
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
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
得習嘗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
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
者理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

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繇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
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繇則人道盡矣賢
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
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有善情則爲
惡善惡旣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
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
之心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
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觀情
狀窮究隱伏使奸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
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

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以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刑曰與殺無辜寧

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之也若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浮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徃徃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尙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

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不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悖道者殺一儆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夫平均者不捨豪疆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

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紡績織組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組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簡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

成富疆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嘗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隋柳彧爲司武中士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繇神略若負戈擐甲征并劬勞至於鈔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貴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生先於平陽穆之居

中歿後猶蒙憂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

楊尙希高祖開皇初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尙書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縣分領具察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入倍租調歲減清幹才良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年九牧琴有更張之義悉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閒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

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

李諤爲治書侍御史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縗經強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

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務帝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藝

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旣嚮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及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損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繇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領措紳叅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竝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繇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

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勅
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
好自矜伐上奏曰臣聞舜戒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
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
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
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
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况復功無足紀勤
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
代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
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默見

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嘗道臣
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慙恥之色强于橫請唯以乾
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况
乃大臣仍蹈弊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
簡之功謹訴堦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
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
範帝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浮革
其弊

盧思道爲散騎侍郎兼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
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

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咎罪請以贖論帝嘉納之王劬爲員外散騎侍郎劬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長上表請變火日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時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雒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令溫酒及炙肉用石灰柴火竹火草火麻芟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望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

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王食廚不可不依古法帝從之

李德林爲內史令開皇中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卽令理民間詞訟德林議以爲本廢鄉判官事爲其里間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稱其才廼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卽是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

議

蘇孝慈爲工部尙書時京官及州竝給公廨錢廻易生利以給公用至開皇十四年六月孝慈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風損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廻易取利一皆禁止

唐許敬宗太宗貞觀十九年爲中書侍郎時庶人承乾廢黜官僚多被除削久未收敘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於恤刑往哲寬仁義在於宥過聖人之道莫尚于茲切見廢官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歷

歲時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包藏悖逆陰結宰臣所預奸謀多連貴戚禍生慮表非可防萌宮內官僚迴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冤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聯於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藥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凶逆陷誅夷臣以賢良荷收擢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義楊勇之廢罪止加於佞人李元之徒皆不預於刑網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稱爲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肅均等竝砥

節勵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筆扑或以忤意而見猜嫌一槩雷同竝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繇是玄素等得敘用褚遂良高宗時爲吏部尚書時永徽三年詔追錄前代忠鯁子孫周相州惣督尉遲迥曾孫文禮訴言迥忠於周室爲隋所誅帝遣議之太嘗卿江夏王道宗等議咸以迥死節於周宜有甄錄遂良進曰竊觀史籍咸以救君難則爲忠不救則爲逆春秋趙穿殺晉靈公趙盾爲正卿不討賊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繇此言之尉遲迥受周重寄旣聞隋文作相稱兵鄴下

南通於陳北連突厥頓兵六十餘日不赴國難免其罪惡爲幸已多若謂之忠臣所深惑羣議遂寢殿中侍御史張敬一奏曰臣聞堯舜謬謬以昌桀紂黜黜以亡臣竊以尉遲迥忠於周室身死國難遂良不以爲忠恐未爲允請召史官集議帝竟不許之

劉祥道顯慶初爲黃門侍郎知吏部選事祥道以銓綜之術猶有所闕乃上疏陳其得失其一日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經明行修之士猶或罕有正人多取嘗徒之流豈能皆有德行卽知其

釐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有國已來已四十載尙未
刑措豈不繇此乎但服膺告王之道者奏第然始赴
選趨走几察之間者不揀便加祿秩稽古之業雖尙
難知斗筭之材何期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望令曹
司試判訖揀爲四等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
次付主爵次付司勳其行署等私犯公坐者雖經赦
降以量配三司不經降者放還本貫異入流不濫官
無冗雜且令嘗徒之輩漸加勸勉其二日古之選者
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
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摠人隨歲積今内外文武官

一品已下九品已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舉
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
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而略盡若年別入
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更得一萬五千足所須之數
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
年入嘗流者遂便逾一千四百計應數外嘗餘兩倍
又嘗選放還者仍停六七十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
處置之法其三日儒爲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
興風俗將替今庠序遍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勸誘
之方理實爲備而獎進之道士或未周但永徽已來

于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綸旨超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豈爲獎進之道其四曰國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豈今之人不如昔人將獎賢之道未至寧可方稱多士豈得遂闕斯人望六品已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爲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爲朝廷惜之其五曰唐虞三代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命官有倉庾之姓魏晉已來事無可紀今之在四考卽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

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今四海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迭故迎新實減勞弊其六曰尙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都事主事主書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承遂爲故事但掖省崇峻王言祕密尙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恐未盡銓衡之理望有釐革稍清其選明年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多爲政之弊帝遣祥道與正倫詳議其事時宰相已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

魏玄同上元中爲吏部侍郎玄同以旣委選舉恐未盡得人之術上疏曰臣聞制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爲國者必求賢以蒞官匠不良無以成其工官非賢無以致於理君者所以收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繇官不得其才官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未盡也臣又聞傅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此理人昔之都國今之州縣士有嘗君人有定主自求

名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于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自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庹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馬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

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及焰有所窮銓綜旣紊所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罪人豈真媿彼清通昧於甄察亦將竭其庸妄揉彼茅絲情故旣行何所不至賊私一蔽以及萬端至乃爲已謀安爲人擇利顧親疎而下筆看勢要而措情悠悠風塵此馬奔競擾擾游官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浮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同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察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乎且魏人應運所據者蓋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逮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

承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災禍繼以饑饉旣德業之不遠或時事所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惟日不暇給亦乃人物至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已千計羣司升位無復新加官有嘗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集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溜澠雜混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撫卽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甚夫夏殷以前制度皆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豈諸侯之臣不背命於天子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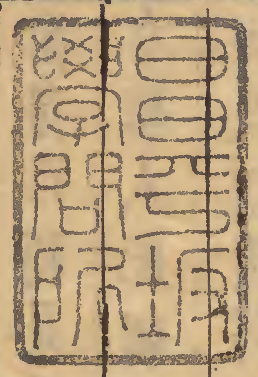
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日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以僚屬委之則言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要者衆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多士芘芘棫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尙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

其廉周禮始於學較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尙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舉其掾屬而昇於朝三公叅得除署尙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賢之集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子野之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爲不勝其弊而况於常今乎又從政爲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髫鬣之年已腰銀艾童卯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于牛輦脚之類課試旣淺藝能復薄而

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生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竝絲德進必以才昇然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行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爲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梁肉衣輕裘然則當衰弊乏賢之時則可磨勞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

之詩云翹翹者方可用財理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擇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朝廷旻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一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披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唯賢知賢聖人篤論伊尹旣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集鑿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因源潔影端繇表正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輩爾猶能若斯况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長久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

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稍廻聖慮時採蕩言略因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



册府元龜

